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權衡卷七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八十八　經部

春秋權衡卷七

宋　劉敞　撰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傳曰尊晉罪已也以舍族非也此亦一事再見卒名耳魯本無罪何罪已之有且春秋假魯事以達王義非專為魯記其憂樂之情而已也假使魯當時不敢怨晉安於受辱固非春秋所特書也況魯本無罪乎

莒殺其公子意恢杜云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

非也傳所言意恢死時事無有黨於亂君者正為君自與意恢善而亂臣忌之欲先殺意恢乃逐其君耳且意恢與君兄弟也雖黨無惡詩人同姓之義猶曰不能奮飛况但善之何傷若君有小惡不務親輔而同姓之臣先懷異心欲肆其虐如是自謂不黨乎宋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君此親左氏義非異人說也今公子鐸及蒲餘侯亦皆懷無君之心而先殺意恢者春秋不錄其罪既異孔父矣又專疾意恢何哉孤君之

勢成臣之亂不亦甚乎若曰莒子不慼國人不順此其罪有甚大者則又不然自殷祖甲不能無不順故伊尹放諸桐宫三年復歸于亳卒為興王今鐸與蒲餘非有伊尹之心欲其君善者也直忮很犯上出君以自便耳如是春秋不貶鐸與蒲餘乎

傳曰南蒯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又南蒯之初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氏家臣偽廢疾使請

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刼南蒯復歸費於季氏然則南蒯以家臣張公室而為罪二子以私臣謀卿邑而為功者也若南蒯信有罪則二子亦固有罪若二子信有功則南蒯亦固有功今季氏專魯南蒯叛南蒯專費二子叛所以為家臣同也所以謀公室同也一臧一否孰為合於義邪曰俱不合也臣而叛之則非所謂矣從而為惡又非所以事君也知其不善則

莫若正之正之不能得則莫若去之君子之道如此而已矣叛非義也

十五年蔡朝吳出奔鄭杜云朝吳不遠讒人所以見逐而書名非也如傳所述則無極讒之蔡人姤之朝吳非有罪也乃所謂禍出於不意者朝吳安能防之哉且必若云是管蔡流言周公居東亦為有罪乎夫春秋以字為襃襃者未必皆字也字者亦未必皆襃也以名為貶貶者未必皆名也名者亦未必皆貶也如謂字者皆襃

則邾儀父何襃矣如謂襃者皆字則凡諸侯之善何不字而襃之也如謂名者皆貶則公子友及凡大夫之名何貶矣如謂貶者皆名則仲遂之字何為書也夫諸侯之不以字為襃猶大夫之不以名為貶諸侯可以爵通不可以字通大夫可以名通不可以字通故也欲一以名為貶字為襃則必不合患其不合則誣人之惡以納之飾人之善以出之可謂義乎

十七年六月日有食之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

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又引夏書以證之今按夏書乃季秋月朔非正陽之月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然則古人不獨以正月日食為醜矣傳之所言未可信也

十八年傳曰鄭子產為火故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毀乃毀於而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按近上十二年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竊謂此兩傳實一事也魯鄭異國說者不同或謂葬時事或謂葬時事而丘明則兩記之何以明其然邪曰其忸忕小數而不知已非子大叔事也前既不忍毀以為惠矣俄而又自墜之亦非子產事也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按春秋大夫之奔多矣

未有言其自者獨此言自鄭是變例也而左氏無說杜氏不解何哉

盜殺衛侯之兄縶左氏曰齊豹殺之求名而亡非也齊豹不名者儻未為大夫耳設春秋欲見豹罪而書其名不愈於泛謂之盜乎且豹亦何求名之有此夫殺人不忌者也而曾以是為名乎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按左氏例以惡入曰復入此三大夫乃畔也何故不書復

入邪豈以畔非惡之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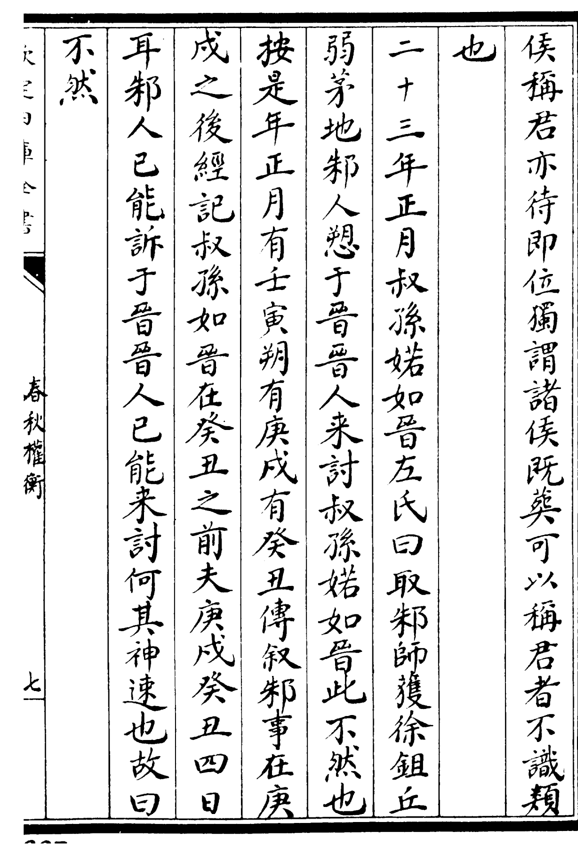
蔡侯朱出奔楚左氏曰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乃出朱此非必然也君重矣蔡人雖畏楚獨能不審其同異是非而信單辭無驗之語以逐其君乎若讒人之言一再至而君可逐也方城以北無定君矣此乃惡無極之為人而多為之罪以深其惡者不然不至於此

傳曰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梓慎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非也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仲秋也若不為災曷為醜之

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杜云承叔鞅之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非也左氏凡例常以據簡書赴告而録故曰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亦不書也未有詢于使者之口而書之者也此其説自相賊矣且王室雖亂景王已葬王猛在喪位矣叔鞅豈得不知其是

非哉又傳稱閔子馬聞叔鞅之言而稱曰子朝必不免則是叔鞅已知子朝之非正矣非獨叔鞅親見其事者知之也閔子有言是魯國之人亦通知之也何謂未知誰是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杜氏曰王猛書名未即位也是也此明未即位雖先君已葬猶未得稱王者也及其論諸侯之禮則以謂先君既葬其子得稱君矣又何戾哉夫諸侯稱君猶天子稱王也天子稱王必待逾年諸



侯稱君亦待即位獨謂諸侯既葬可以稱君者不識類也

二十三年正月叔孫婼如晉左氏曰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此不然也

按是年正月有壬寅朔有庚戌有癸丑傳叙邾事在庚戌之後經記叔孫如晉在癸丑之前夫庚戌癸丑四日耳邾人已能訴于晉晉人已能來討何其神速也故曰不然

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傳曰楚師大奔又曰不言戰楚未陳也予謂楚未陳而吳以詭謀動之使至於大奔此乃正當從未陳而敗之例不書戰而已不書楚何哉杜云不書楚楚不戰也非也

傳曰遂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又曰七國同役而不同心然則楚與頓胡等皆實在也但自不得成列為吳所詐耳法當不書戰不當不書楚向若楚師獨完諸侯俱敗書諸侯之敗而不書楚猶有可諉今楚等

敗耳吳之詐衆人一也曷為偏有所遺乎推驗事理疑
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先
至故吳得獨敗之楚師實未與相接則經無緣書楚也
傳所云七國同役楚師大奔楚未陳之類皆不與經合
似是而非者也
尹氏立王子朝按左氏諸稱氏者皆曰舉族此豈舉族
立王子朝邪何不云尹圉立朝乎杜雖云尹氏周世卿
亦不云氏為世卿發也意欲私取公羊之說而又韋於

左氏不忍訟言之說經者乃如此可憫笑也

傳曰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茍不能衛城無益也或曰昔子囊將死遺言城郢君子以爲忠囊瓦其孫也城郢之意亦豈易乎而沈尹譏之何哉曰子囊之時其國事治其民親上其隣國無虞所以城郢欲防患也今囊瓦之時其國事不治其民惎上其鄰國多怨所以城郢欲外民也是善惡之趨異也故設險者強恃險者亡子囊之慮安得不忠而囊瓦之名安得

不陋哉

二十四年吳滅巢杜氏曰巢楚邑非也勝國曰滅君死其位曰滅國大而君重也如取邑可以同滅國之號是獲臣亦可同滅君之稱乎書曰巢伯來朝巢為諸侯審矣非楚邑也

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傳曰召伯盈逐王子朝杜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皆非也召伯既逐王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為以子朝奔乎若云召伯當

作召氏者則又不與經合且召伯既自歸周則其族亦必隨之何故猶奉子朝為亂乎且召伯尊也召族卑也今召伯不奔召族自出法不當書於經而敘毛伯之上也又不得以尹氏為比尹氏所以書者以有尹固也固尊自得書耳召族無盈則卑卑何故書乎

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杜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之非也周公遭變孔子被逐如有不幸而死則亦罪之乎今讒人之惡不

見理而不幸之人反見收非仲尼作春秋懲勸之本心也

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傳曰公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非也去年會于扈傳曰謀納公若曾不告于晉晉何納之謀其謀納公也是魯既告晉矣晉且為公謀納豈得誣其不告哉

三十年公在乾侯傳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古人所謂若在境内

則猶君者也是以不㱔㱔書鄆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是暫時止次之名猶以鄆為居自然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鄆又潰散公無所入覊旅他國國非其有故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是聖人至意深淺各有所出豈但傲過哉公雖有過猶不若季氏之悖也仲尼謂八佾舞於庭是不可忍春秋無不畧外而詳内尊君而畀臣其寧縱失季氏專攻公身而已

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杜云徐子稱名以名告也非也

若必從赴告者安知衛侯燬非當時以名告諸侯而左氏謂其滅同姓何邪

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左氏曰此推言春秋之美且衛齊豹欲求名而不得非也豹狹怨儲憤發泄為亂耳本無不畏强禦之名不畏强禦之名亦非豹所求也欲言春秋之美何患無有而正舉此難信不通之語乎子謂齊豹作亂不能不心媿此正欲蓋者非求名者又曰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

走之予謂設春秋書齊豹殺衛侯之兄縶其貶甚於稱盜矣人亦未肯奔走其名也

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傳曰言不能内外又不能用其人也非也公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歲書之傳亦歲歲為說說之盡異此明不知春秋本意也設公今歲未死明年正月亦書之耳復欲以何事為解乎

定公

元年春王杜云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然則正月

所以正即位也即位則書正月未即位則不書正月矣如隱公初不即位何故亦書正月邪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云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杜云知不可故復歸之京師若然則晉人求掩其不義於諸侯者也何以不告於諸侯乎

立煬宮傳云季平子禱于煬宮故立其廟按左氏例苟非公命則事無載於策者立煬宮既本由季孫何以得書邪

二年楚人伐吴傳云囊瓦伐吴師于豫章杜云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非也安知非囊瓦恥敗以微者告乎且經又不言其敗也何以知經之貶其敗乎

四年三月會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杜謂此共是一會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也非也襄二十五年會于夷儀盟于重丘亦會盟異處矣何不别出公及邪推驗傳文召陵之會本為蔡謀楚也范獻子聽荀寅之言遂辭蔡侯則諸侯亦自此散矣不得至五月乃盟也

且既辭蔡侯則亦無緣重盟又傳敘召陵之事曰反自召陵鄭子太叔卒趙簡子哭之言反自召陵則無臯鼬矣其下乃云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沈亦不言臯鼬及盟時事明此非一會也葢傳不記臯鼬之盟耳實説召陵之會晉辭蔡人不為伐楚故蔡人憤怒伐滅沈國并殺其君晉見蔡侯怨亦恐失蔡故相與復為臯鼬之盟也今傳但云伐沈經云滅沈已自不同傳云晉辭蔡侯又云晉使蔡伐沈復未可信且沈又常役屬楚

未嘗通晉晉不當責其不會也反覆推之沈所以滅者由蔡侯怨楚而已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杜云囊瓦稱人貪以致敗是也但於左氏例則無由知之

吳入郢杜云不稱子史略文非也公穀是矣

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左氏曰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審如左氏言者何忌之行非公命也非公命而行以左氏

例推之不書於經矣然且書經者謂仲尼不惡陽虎可
視以為公命乎其異於公子豫奈何
城中城杜云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按傳無此說當
時或自以他故築城又可必乎
八年從祀先公左氏曰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
焉非也傳有常例非公命者不書於策若虎欲作亂而
順祀祀雖禮非公命審矣何以得書邪且虎之謀三桓
宜使三桓不知今明白而祈三桓聞矣虎何以能集其

意邪意者虎實惡季氏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矣不敢察察言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功成事立而後其指可見耳虎既敗走魯人又薄其行則謂虎之順祀祈作亂也其實不然何以知之曰祈則謀泄謀泄則事危虎必不為也

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杜云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非也春秋亂世至於定哀之間又亂之尤也至於弑君而無恥何諱伐盟主之有

得寶玉大弓左氏曰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非也向曰竊者失之也今曰得者得之也失得相對言得所以見失也若器必言得郜大鼎何以云取乎器用不專言得亦明矣

十年宋公之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陳杜云稱弟示首惡也按隱元年之例段不弟故不言弟然則辰亦不弟者不稱弟可也反以見首惡稱弟何哉段不言弟反非首惡乎

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傳云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然則鞅不叛也范中行逼之耳經何以得言其叛乎春秋之原情定罪固有如此邪晉趙鞅歸于晉杜云韓魏請之故曰歸言韓魏之强猶列國非也仲尼曰必也正名韓魏猶為大夫而列國視之則何正名矣大雅曰不畏强禦如韓魏以强而視列國是畏之也

傳云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

禍而獨逐鞅也刑已不鈞請皆逐之予謂尋傳前云董安于勸趙孟先為備孟不肯曰不欲始禍則始禍者非鞅也可言二臣始禍不可言三臣也此據三傳說之雖各不同然公羊似真

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叙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出奔宋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矣反不

知可盍乎盍蒯聵闕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

夫人惡其斥巳滛則啼而走言太子殺余以誣之靈公

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内則逐公叔戍

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

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

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其事者敢乎哉此

亦一證也

邾子來會公杜因上大蒐之文而解之曰會公于比蒲

非也如杜之説謂大蒐則公在矣按昭十一年齊歸薨大蒐于比蒲叔向譏之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以叔向之言觀之大蒐之時魯君不在明矣桓四年公狩于郎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漁獵之事出非其地皆明書公而大蒐不言公公不在故也不得言邾子來會于比蒲莊公遇齊侯于穀蕭叔朝公不言來者朝在外也杜巳言此矣設公在比蒲而邾子會之其在外與穀等固當言會不當言來言來非在外辭也

十五年定姒卒左氏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非也安有夫人卒而不稱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此姒氏要為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耳

葬定姒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非也若姒氏實夫人者固當書夫人姒氏薨已而曰葬定似不稱小君明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曰似氏卒此非夫人也非夫

人而書薨定姒宜矣何足以見不成喪乎欲責不成喪而薨不稱夫人是適足貶小君之尊而不足見臣子之罪也

哀公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杜云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非也虞師晉師滅夏陽左氏以謂虞受賂有惡故使首之是春秋褒貶之辨也今何故茍從赴為不義者飾非乎

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杜云晉恥為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於民也晉苟不恥則已矣若猶有恥彼則諱而不告矣不然則雖告而匿其歸于楚矣豈當誣人以不道而自發揚其歸于楚之恥乎此事勢之不然且凡告執諸侯者必曰某侯為某罪既執之矣而春秋考其真偽而為之辭或稱侯或稱人此皆出於孔子也豈告者自稱某人執某侯哉如之何謂稱人以告也且天下雖亂不義者反取義者而執之此春秋

所當辨也如茍取赴告而書之彼不義者何難誣人以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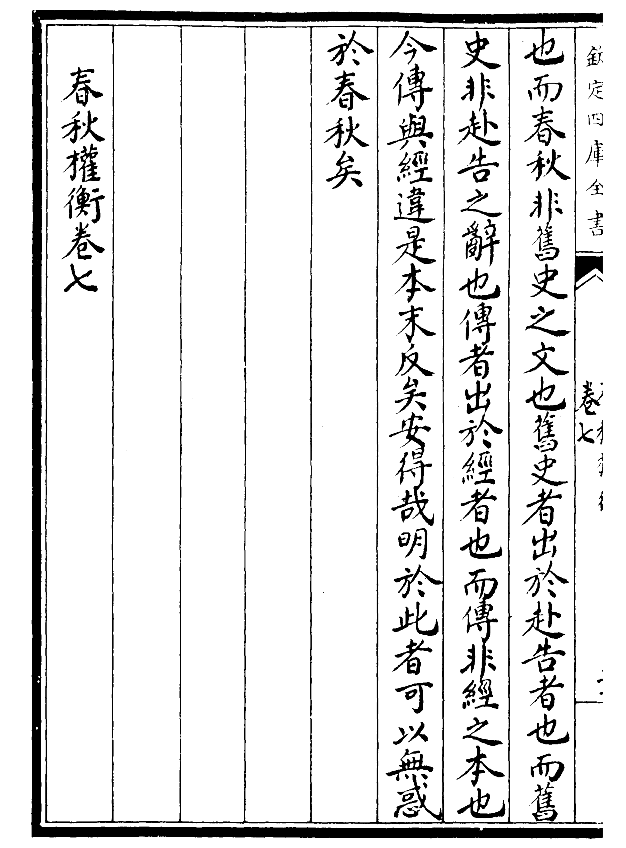
十年吳救陳左氏曰延州來季子也推驗其年季子僅百歲矣以彼其清高不汚寧貪將亂國之兵者邪似異時事傳附著其說耳

十一年公會吳伐齊按左氏例不與謀曰會此則不與謀也去年傳曰吳子使來儆師則是與謀矣文不當稱會然而稱會傳與例乖也

傳曰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按有子當為子有子有者冉求字也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傳寫誤之矣

大率左氏解經之蔽有三從赴告一也用舊史二也經闕文三也所以使白黑混淆不可考校按史雖待赴告而錄然其文非赴告之辭也春秋雖據舊史而作然其義非舊史之文也簡牘雖有闕失其史非聖人所遺也如謂史之記從赴告而已則亂臣賊子何由而書如謂春

秋用舊史而已則何貴於聖人之筆削也且春秋書良霄入于鄭鄭人殺良霄欒盈入于晉晉人殺欒盈其文同也至哀十四年非仲尼所修矣其記陳宗豎乃曰陳宗豎入于陳陳人殺之明史之所記與仲尼之所修異矣又仲尼所修無記內邑叛者哀十五年獨記成叛此亦史文不與仲尼相似仲尼不專用史文驗也如謂經之闕文皆聖人所遺者苟傳有所說而不與經同盡可歸過於經何頼於傳之解經哉故春秋者出於舊史者



也而春秋非舊史之文也舊史者出於赴告者也而舊史非赴告之辭也傳者出於經者也而傳非經之本也今傳與經違是本末反矣安得哉明於此者可以無惑於春秋矣

春秋權衡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八十九 經部

春秋權衡卷八

宋 劉敞 撰

公羊之所以異二傳者大指有三一曰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二曰張三世三曰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吾以此三者皆非也以謂夫子作春秋祖述堯舜下包文武又為大漢用之訓世故不專據魯史而已然則齊高偃師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以為公子陽生也文當曰齊高偃師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有所誤有所闕

故云爾不知百二十國寶書悉爾書謬乎若悉爾書謬信公羊之說可也若百二十國寶書有一二不同仲尼何不去彼取此乎且百二十國之書衆矣不容悉謬又不宜悉同今奈何不革其不革也然後知所據魯史而已且公羊見晉晚入春秋則曰後治同姓同姓之先治者又不可遽數皆泥于百二十國寶書而不知本據魯史而作魯史所書有詳有略仲尼止考核是非加襃貶而已非必百二十國書也

又所謂張三世者本無益于經也何以言之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則是言仲尼作經託記傳聞而已說者乃分裂年歲參差不同欲以蒙頊其說務便私學假令推日月之例書之詳而中其義則曰當若此矣適不中義則猥曰此傳聞若所聞若所見故略故詳也以是通之以是扶之無往而不入要之無益于經而便于私學而已捨三世而言春秋豈不明乎又傳曰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賤也然則本說三世

欲辨遠近近者諱而遠者不諱也今更不然賢者諱之不肖者不諱之通春秋之内無不如此亦何用分三世乎公羊以謂國君以國為體故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雖百世猶可復讎而言春秋之義遠則不諱豈不横出三世反戾其言乎

又所謂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者亦非也聖人作春秋本欲見褒貶是非達王義而已王義茍達雖不新周雖不故宋雖不當新王猶是春秋也聖人曰不怨天不

尤人知我者其天乎今天不命以王天下之任而聖人因慤而自立王天下之文不可訓也且周命未改何新之説傳既以百二十國寶書為據又見記成周宣榭火則謂外災不書今忽書者新周也既無足以輔經而厚誣聖人不亦甚乎説者又謂作春秋為漢制迷惑讖書以偽為真其端出于欲干合時君排抵二傳也今而觀之而不掩口笑也幾希矣又曰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夫春秋襃貶本也文質末也車服器械封建制度皆春秋

所後言也居周之世食周之粟擅合其爵伯子男擅易其時田獵用夏時孟豈仲尼所謂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者乎此不可通之尤者而儒者世世守之意乃欲尊顯仲尼而不知陷于非義也雖然為章句者則守之矣為道者則未之守也

隱公

元年者公羊以謂諸侯不得改元春秋王魯故託稱元非也元者始爾君之始年謂之元年猶歲之初月謂之

正月非有天子諸侯之辨也說者以謂變一為元元者氣也言天地由之始生夫人君即位何乃遠及天地未生之前乎又曰上無所繫故使春繫之夫制元年者人君也非實太極也以一為元氣何當于義哉其過在必欲成五始之說而不究元年之本情也上無所繫者文勢當然聖人雖欲損之不可損雖欲益之不可益又何云云乎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亦非也公羊言王者正受命是矣

其言文王則非矣春秋者王政之本故假王以正萬事置之春正之間者明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君不但指文王也又公羊以謂黜周王魯即指文王非黜周也又公羊以謂王道三統即指文王非三統也此其自相背也

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此問之非也文不可先正月而後王也則問曰曷為先言春而後言王據春隨時則王之正可謂云爾已矣又公羊以為春者天之所為正者人之

所為所以先春而後王也亦非也元年獨非人之所為乎何以獨在春上大凡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此八字者文理相須苟載事者必皆庸焉非聖人新意也唯王一字在春正之間為聖人新意耳則所謂五始者殆虛言乎何休又言諸侯不奉春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按桓公書即位非能奉王正也此皆蔓衍其辭飾春秋焉可矣非傳道必信之語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公羊以謂桓貴隱卑然則國非隱公

之國也隱公亦僭而有之耳始僭而有之終辭而反之可謂知過矣未可謂能讓也今公羊美隱公善讓非其義矣茍為非已有而有之者又可謂之讓豈春秋之意乎故讀春秋則多隱之讓推公羊則所謂讓乃非讓也然則公羊必欲謂隱公讓則宜先正隱公始有國必欲謂桓公賤則宜先正桓公始無國則隱得讓名桓得賤號矣今隱本無國則讓非其名也桓本有國則賤非其號矣隱無讓名則何賢之有桓無賤號則何惡之紀又

桓既本正當與商人同例不當春秋深絕之又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休因曰妾母得稱夫人所以使漢室多母后之亂者由此言也嗚呼可不慎乎

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公羊以謂及言汲汲也我欲之也非也按公會齊侯盟于柯當是時曹子手劒劫齊侯以復汶陽之田可謂我欲之矣而反書會則及者非我欲之也且公羊說春秋進儀父者為其慕義首與公盟也今按文欲盟汲汲者魯也而受褒者邾也不亦反施

之乎且公羊謂及者我欲之之辭即外欲之當如何書外欲之我不欲之書曁容可若外欲之我亦欲之當如何書曰會者無淺深之辭書會容可然而柯之盟則不通也按春秋有相與及者此是也有相次及者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有逮及者公追齊師弗及是也文為事出不專汲汲而已汲汲已無義矣儀父者公羊以謂襃之也言以魯為新王故襃儀父于先至也非也假令春秋誠以魯為新王者儀父猶不應襃何以言之本汲汲者

魯也非儀父也魯汲汲儀父不汲汲如有新王亦勿誅儀父則幸矣又何褒之敢望豈有王者作而汲汲從人盟乎有汲汲從人盟而得為王者乎

鄭伯克段于鄢克者公羊以謂殺也曰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何休因云以弗克大郤缺之善知加克大鄭伯之惡非也彼弗克納者猶曰弗果納云爾非克段之比也即以弗克為善弗克葵有何善乎即以克之為惡弗克葵有何惡乎大凡春秋之文與事推移非拘一而廢百

也是何異求鄭人之璞于周人者哉鄭人謂玉之未剖曰璞周人謂鼠之未腊曰璞知其同名而不知其異物也故吾謂克之者戡之也戡之者殺之也不直言殺而言克者段有徒衆非直殺一夫者也

于鄢者公羊謂當國而在外也曰在内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何休曰明當國者在外乃地爾為其將交連鄰國復為内難故録其地明當急誅之然則諸傳所稱者討賊例也地與不地皆已殺而後見

又何說將交連鄰國復為内難乎死乃復有為難者乎休又曰其當國者殺于國内禍已絶故亦不地若然殺于國外者禍獨未絶乎均之禍絶而已則國内猶國外也

天王使宰咺来歸惠公仲子之賵何休云稱天王者王不能自正而上繫于天非也周雖微豈自嫌于楚越哉周雖自嫌于楚越春秋亦豈嫌周于楚越哉楚越稱王春秋正之為于周自繫天春秋可勿正乎且理必無自

稱天王之義此乃諸侯尊天子之號耳不如何休言也宰咺者公羊以謂中士當以官録非也宰者尊稱非中士所當冒又設非宰士可云司徒司馬司寇司空咺乎來歸者公羊以謂來者不及事也而分别之曰會葬奔喪稱來者常文也歸賵含襚稱來者不及事也其及事者宜去來而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者又實不及事則公羊所說都不信也吾以謂喪有早晚著之于經其及事不及事可見也假令去來而不及事不可强通以及事

假令不去來而及事不可强排以不及事其情易明何
假委曲為例乎然則有來而歸者有歸而不來者此其
所以文異也會葬也奔喪也歸賵也禭也含也衛賓也
公孫敖之喪也濟西田也有何異乎
惠公仲子者公羊以謂仲子惠公之妾非也此與僖公
成風同耳成風豈僖公之妾乎又曰兼之非禮也是又
以惠公仲子分兩人也亦非也妾母因子而得賵故舉
母冠子明其以子得賵非兩人也公羊以妾母得稱夫

人故為此說苟知道者皆足以知其非矣又足辨乎
及宋人盟于宿公羊以謂兩微者非也盟者國之大事
豈兩微者所定乎苟有兩微者盟春秋固不書之然則
此自公也諱之沒公矣
祭伯來公羊以謂奔也不及奔者王者無外也非也周
人未滅降以為國魯人不王進以為君脩虛文而害實
義仲尼豈為之乎且王者無外言奔不言出足矣亦猶
言入不言歸也又欲不言奔則與祭公來何以異乎

公子益師卒公羊以謂何以不日遠也何休曰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吾謂已與父之臣雖誠有可恩者若有罪如季孫隱如者又可恩之何以訓後世乎彼實逐其君得以小恩妨大義乎又曰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吾謂公孫敖非無罪者實著甲申叔孫得臣傳無罪惡卒而不日何休乃引公孫敖以為諱恥而排叔孫得臣以見知不亦誣乎又曰所傳聞之

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吾謂春秋治十二世之事善善惡惡今如所言是使善惡混淆善不見旌惡不見貶也且公羊謂春秋以隱公當新王也有王者作方治内之時而忘恩於其卿佐乎故事在可以然之域則歸之三世在不可以然之域則致之新王使其言如循環而不可訓以迷世罔民也此學者之禍也故辨者能惑人而言而不能服人之心此之謂歟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公羊以謂入者滅也無駭不氏者

疾始滅也非也春秋雖為國諱然皆使其文不害實今更滅為入則是文害實也且無駭不氏亦非疾始滅也滅人之國重矣始滅終滅其坐應同且公羊以春秋王魯所傳聞之世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豈非謂刑新國用輕典乎今貶無駭反特重貶鄭游速反故輕殊不可曉也按春秋之初接近西周先王餘法猶存諸侯僭佚猶鮮故魯卿執政多再命翬俠無駭皆是也公羊不知見無駭不氏因為貶也又惡貶之過例因謂入者

滅也此求其義不得而強為之詞也

紀履緰來逆女公羊以謂不稱使昬禮不稱主人非也

按禮國君求昬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宗廟之事豈非主人乎又公羊外使文稱使内使文稱如若昬禮不稱主人履緰不稱使可也為養廉遠恥也公子遂如齊逆女故稱使乎豈聖人於佗國之君則欲使養廉遠恥於己國之君則欲使勿養廉遠恥乎此其不通也

夫人子氏薨公羊以謂隱之母也此公羊以妾母得稱夫人故謂隱母為夫人也然妾母實不得稱夫人當此之時禮法尚少存惠公仲子是也而隱公又賢豈其違禮私貴其母哉

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以謂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非也公羊以日月為例故為此說然聖人據魯史以作經是以稱日其事則史其序則主會者為之其義則丘有罪焉若夫日月有詳略此皆史文也

聖人所不得改之又非不欲改也無所據也事有善惡史文雖不實聖人則正之何則事故與日月不同也假令舊史無日月今例當日横增之則不信不增之則反於例如此者聖人所無可奈何也是以春秋不取日月也若夫人事之善惡政令之得失聖人嘗上考三五之世矣與天下共之故加其意而損益焉不疑故也故吾論春秋不以日月為例豈不然乎

天王崩公羊以謂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非也公羊據

百二十國寶書故云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書不知凡書者皆為我有往者耳其名氏著者命卿也其名氏不著者微者也其不志葬則公自往也春秋常事不書故奔喪會葬朝京師皆不書也若以必其時則不書是無以見公自往而不自往

葬宋繆公公羊以謂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渴急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子謂

渴之與慢同施於葬先時耳若謂慢與渴有别則何不出過時而慢之例又所謂過時而日者直指齊桓公而言爾當是時公子爭國隱之可也若夫衛穆公宋文公乎若如傳所言者衛穆公宋文公無他患難而過時乃葬宜不日以見其慢無為乃隱之也又所謂過時而不日者謂平安無故而懈緩不能葬者也若國有憂亂嗣子放弒雖復過時豈臣子本情而當責以不能葬乎諸

成三年 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

如此義不可勝紀故稍舉焉其蔽在於以日月為例也

吾既言之矣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公羊以謂外取邑不書疾始取邑故書非也公羊以百二十國寳書言之故云爾不知他國取邑有赴有不赴也赴者書之不赴者不書之其書之則春秋所有也其不書之則春秋所無有也且伐人取邑要為不可則疾始與久等耳長為久等為取邑而書何必分别外取邑哉何休又云外小惡不書故此處

見疾始也然則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則所聞所見之世應治外小惡諸取邑者何不據百二十國寶書悉書之而獨汎謂外取邑不書乎

衛州吁弑其君完公羊以謂不稱公子當國也非也諸弑君而稱公子公子而為大夫者也公子而不稱公子公子而未為大夫者也大夫弑君其三命稱氏其再命稱名其不命稱盜通乎春秋亦不說已當國與不當國何足辨乎公子公孫弑其君有不當國乎非公子公孫

弒其君有當國乎宋督宋萬豈當國為君者哉公子商人豈不當國為君者哉乃曰宋督為馮取國故使氏國然則齊陳乞亦為陽生取國何不使乞氏齊哉又曰商人次正當立故氏公子然則陽生亦本正當立何不氏公子哉以為陽生為讓故去公子商人豈不先讓舍而後弒之哉其讓之同而氏不氏異何也以謂陽生讓成于乞商人已自讓之則是讓成他人者不得次正之名而已自讓之者猶冒次正之號當使其罪差輕不亦失

輕重乎且春秋書陳乞弑君見謀成於乞足矣何不氏陽生以公子少明其次正乎此皆非聖人本意也

公及宋公遇于清何休云言及者起公要之其意謂及汲汲也非也及者與耳義不可稱曰公會宋公遇于清若爾便似遇者別一朝會之名非卒然相遇也公羊既無以釋及遂强云一君要之必欲使有汲汲之意居閒以符元年之言而何休因就成之其去道不亦遠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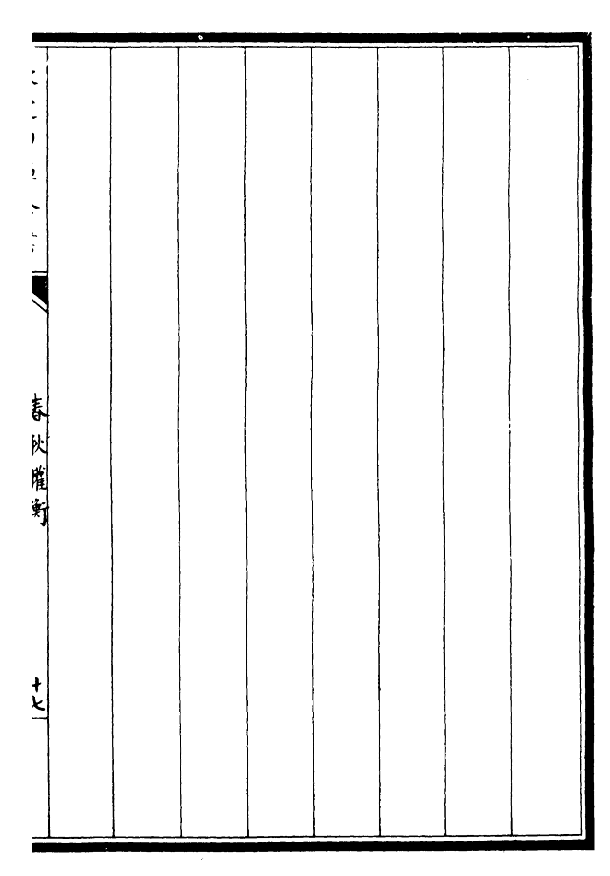
翬帥師會宋公伐鄭公羊以謂翬不氏者與弑公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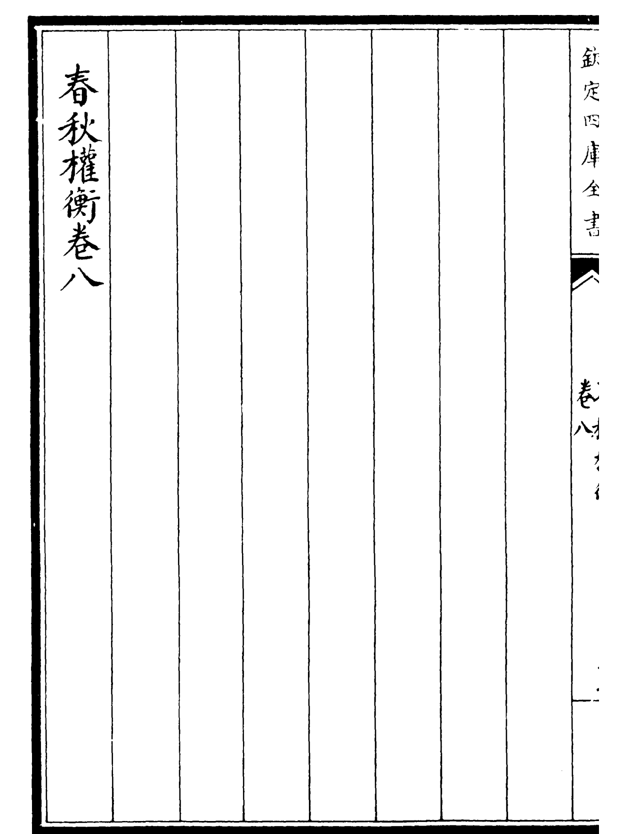
非也當此之時翬未弑君可得貶乎且公羊說仲遂卒不於弑時貶者曰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是明不貶人於無罪也今此雖在隱年而固在無罪之時如何乃貶之乎又何休以謂桓三年乃無王者三年之前未無王也然則必及其已無王而後貶也於此貶翬可謂當乎是皆公羊何休之說而忽自違之謂他人何

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以謂仲子桓母非也說已見元年歸賵初獻六羽公羊以謂僭諸公近之矣而未合也

魯祭周公宜用八佾祭魯公宜用六佾祭羣公宜四佾今祭仲子用六佾是以仲子僭魯公以仲子僭魯公則且以羣公僭周公矣言六羽之僭而不言八佾之僭者在春秋之中而不可言也此所以季氏得僭八佾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公羊以謂邑不言圍非也圍之為義施於塹守而已無擇於國與邑也苟有過告者則書之何為不言乎且春秋之所以不擇於國與邑而悉書之者有說為害民傷財也何謂邑不言圍





春秋權衡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權衡卷九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權衡卷九　公羊二

宋　劉敞　撰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公羊以謂是時戰于狐壤隱公獲焉本當言獲為諱大惡則當言戰而君獲不言敗績故不得言戰而言輸平也非也先是翬與諸侯伐鄭未有平文何謂吾成敗乎何休乃以外平不道按魯之公子與鄭為平理無不道者且元年宰咺来歸賵何休云外小惡不書書歸賵者接内故也今此翬及鄭平可得不

以接内書乎又且置此平虚論之戰而見獲而謂之輸平喪失實文與義乖非聖人本心也又曰稱人為共國辭且就公羊解之何以能必其非將卑師少乎文何以異于齊人來歸衛寶而横出於共國之語乎大凡國君使卿大夫嫌其逼君故常加其君使其人以厭之若使微者位卑無嫌故汎稱人耳歸衛寶歸成風之襚歸汶陽田皆與此一類也汶陽田有不言來者魯公及魯人自從齊國内受之也何以異哉

七年叔姬歸于紀公羊以謂叔姬者伯姬之娣也非也媵賤不書春秋之通法假令實後為嫡有賢行者書葬紀叔姬及紀叔姬歸于酅足以見矣雖然猶恐非也何乃又為書其初歸哉且公羊以謂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令叔姬非實嫡也伯姬死而攝嫡耳於攝嫡之時既以撓法書其賢又欲上及初歸之日文與伯姬並矣無乃許人媵者乃不使媵乎嫡媵之法自春秋亂之何哉

滕侯卒公羊以謂不名者微國也非也公羊說蔡侯考父卒（隱八年）曰卒從正葬從主人然則滕雖小國可獨不從正乎許許與滕大小猶等許爵為男在傳聞之世卒且書名（僖四年新臣）況滕侯乎何休又云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祿祭故稱侯是何迂僻也若嗣子得以其祿祭則先君得稱侯而嗣子豈不得以其祿傳世而後君何以獨不得稱侯迭安至此可悲也哉且滕君猶以其子故

故稱侯則豈不得以其子故故書名哉吾謂假令滕侯卒忽有名何休必且曰其子朝魯其父應見禄故從大國例以是說經又何往而不得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以謂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天子諸侯絶期者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致為親親則有矣何得以其屬通哉公子慶父伐于餘丘公子卒則以謂貶不稱弟也公子友如陳莊二十七年則無以說之不亦二三乎

八年我入邴公羊曰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非也

經但言我實不言齊誣齊亦欲失其真矣

宿男卒何休曰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不名

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褒之為小國故從小國例

按宿當是時真小國矣又何説從小國例乎若宿本無

國令褒為小國可矣宿自有國無説褒乃為小國也有

王者作必不比天下之諸侯而誅之況肯比天下之諸

侯而廢之乎諸侯不廢國故其國也宿雖不與公盟猶

是小國君也何强紛紛乎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公羊以謂實莒子稱人則從不疑也非也無故貶莒子為人意以謂當使微者隨公不使公隨小國之君也夫公及小國君盟何不可而反欲隨微者畀稱乎欲為隱公張義其實乃損之耳

無駭卒說已見二年

九年俠卒公羊以謂未命大夫近之矣未合也俠者再命爾

十年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公羊以謂偏戰也非也按公羊以日月為例故云爾若衞師燕師敗績豈非偏戰而內勝乎言戰言敗明偏戰乃得言戰也言敗而不言戰明彼乃獨敗非偏戰也覩文自了亦不假日月為例矣故魯與諸侯偏戰而勝則言戰言敗偏戰而不勝則言戰而不言敗詐戰而勝則言敗某師詐戰而不勝春秋無其文未知偶無之邪亦其諱詐而不勝者邪難衞師燕師敗績處自在本經又公羊以謂內不言戰亦非也內不言戰而敗

耳戰而勝何故不言即不當言龍門之戰何以言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公羊以謂言其日者一月而再取甚之也非也公既詐勝宋師用二十日間得其兩邑若不著日則似同時取之此理當然非所甚也又曰内大惡諱小惡書按春秋可諱則諱可書則書大惡有不諱者躋僖公是也又曰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按外小惡書者多矣豈謂不書乎詳傳此言又指百二十國寶書而說不知據魯史也

宋人衛人蔡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公羊曰易也何休云
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非也公羊
以取邑為小惡滅國為大惡今變滅為取者是去大惡
就小惡縱失鄭伯之罪而徒録其難易已爾可謂春秋
乎且春秋何不言鄭伯伐滅之豈不兼見其因人之力
而滅人之國乎而何為區區然記其難易而已滅國而
難者於罪有省乎抑無省乎滅國而易者於罪有加乎
抑無加乎均之滅國而已者無為分别其難易以顛倒

滅取之名也且取之名何獨易乎宋人伐鄭圍長葛明年取之更年而得邑公羊以謂强又何謂易乎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公羊以謂其無言之者微國也非也雖天子不敢遺小國之臣聖人作經乃遂略微國之君乎此乃同時旅見者春秋據事而書欲見義耳且滕薛穀鄧爵位差同而穀鄧失地滕薛先附何故略此而厚彼乎何休又曰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亦非也如休之意以謂滕是後

常稱子薛是後常稱伯知本小國春秋王魯故褒為侯耳然則薛本爵加滕一等以同姓之故故滕得與並稱侯又撓使居下不乃太阿乎猶有可諉曰位均夫先朝者可褒則先叛者可貶矣鄭人親獲隱公而爵列不降以謂稱人則足見矣公子翬終隱之篇貶鄭伯何獨不終隱之篇貶乎是皆委曲不通于道者也滕薛王者之元功也鄭人王者之亂臣也公子翬隱公之賊也以賊況亂臣理當終隱之篇貶矣又楚子執宋公伐宋公羊猶以終僖之篇貶之知此鄭人不得但一貶而已

公薨公羊曰隱無正月者讓乎桓也非也適無正月耳若以輸平為據輸平何足恃乎

桓公

元年璧假許田公羊以謂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謂之許者繫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此許邑非孔子作春秋故繫之許也且地邑各自有名或曰許田或曰龜陰田據實而書豈擅改易哉

二年紀侯來朝何休云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不知休此意者謂紀侯實自受封于周邪亦春秋見王將娶紀女故進其爵為侯法邪若以紀侯實自受封者安知滕薛後不稱侯非天子黜之邪若以春秋為王見義者又可謂新周王魯邪凡封建諸侯當自天子出而春秋私自進退名爵雜亂不知所統此可謂禮邪又曰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亦非也天子者養天下之民居天下之尊守天下之法者也能刑人能爵

人則信其職矣雖然刑人當以罪爵人當以德豈以其得專之遂妄刑人妄爵人乎況撓以情慾玩以私愛而捐百里之命于匹庶之人此輕宗廟社稷甚矣使後世不肖君因緣此義欲以下里賤人之女而共天地之事豈不甚失哉

蔡侯鄭伯會于鄧公羊曰離不言會而言會者蓋鄧與會也非也二國相會理不可言蔡侯鄭伯及于其且實行會禮非會而何承赴而書故不甚見爾乃據齊侯鄭

伯如紀以為比例彼自亦妄說何可據乎所謂離不言會者左氏得之矣

公至自唐何休云致者君子疾賢者失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令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非也按元年會于垂休云不致者奪臣子辭此致休又云抑小人若誠奪臣子辭會戎有危而不致適可見矣何故反書其至與餘公一例邪且隱公與戎盟不書致亦奪臣

子辭邪大凡矜巧辭以曲通者卵有毛白馬非馬猶可通也但恐繁而不要亂道真耳

三年春正月何休曰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見始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公之終也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非也弑君之罪不輕于成人亂易地之惡不差于納鼎太廟而以為元年未無王輕重失序刑罰不當民始無所措其手足且夫休所指桓無王止此數事矣弑君見于即位成亂效于

納賂易地著于壁假其迹已明雖使春秋歲輙書王其可謂桓有王乎然則不書王其不為此數事亦明矣非公羊何休所能見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以謂結言而不盟春秋善之也非也先王為民之不信言之難恃故殺牲約誓以告於神明而為盟所以齊信也然則盟固先王之所有矣春秋之惡盟者惡其瀆也非惡盟之不及結言也春秋亂世齊衛凡君會而相命蓋何足算陽穀之會公羊以

謂遠國皆至桓公發禁於諸侯諸侯咸無用盟最盛矣豈非結言而退乎則何不謂之胥命哉

四年公狩于郎公羊以謂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非也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得其正矣周禮雖非仲尼所論著然制度麤存焉葢周公之舊也仲尼嘗執之矣子所執禮其有駁雜封國之制似周衰諸侯所增益也不足以害其大體蒐狩之名則吾從周何休云不言夏田者春秋制也以謂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稚幼也亦

非也公羊子承絶學之後口授經傳顛倒蒐狩且有所遺爾何説春秋制乎計仲尼之聖不過三王故曰禹吾無間然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夫三王四時皆田矣而春秋獨闕一者其意欲推仲尼之仁賢於三王也即有妄人四時俱勿田又可謂賢於仲尼乎且以是而論聖人不亦淺哉禮記王制記四時之田亦復闕夏蓋王制出於漢時諸儒而諸儒承公羊之繆遂至於此不足以為據也鄭康成乃云是夏時制度避其號耳夫夏后非

王莽也何謂若是多忌諱乎何休又云狩例時月者譏不時也其意謂仲尼作春秋欲令於孟冬狩也夫仲尼之制作在哀十四年而桓公自用周禮以田狩桓公非得素受道於仲尼也在此為此在彼為彼仲尼安得而譏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不亦妄乎

宰渠伯糾來聘公羊以謂下大夫也繫官氏名且字非也理不可書名而又書字仲尼之筆一何繁且迂至此哉又何休曰下去二時者為貶天子下聘也亦非也史

有遺闕日月者仲尼皆不私益之日月無足見義而益之似不信故不為也茍焉曲為生義者又何不得

五年甲戌已丑陳侯鮑卒公羊以謂甲戌之日亡已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非矣陸淳既言之矣

齊侯鄭伯如紀公羊以謂離不言會故言如也非也春秋之記盟會者所以刺譏諸侯義亦出隱二年注非善羣聚而惡離會也離會何為不可書哉何休又云嫌外離會常

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微亦非也所謂嫌微者為其害道是以必別之明之不知記離會何害於春秋而仲尼必欲改會為如以亂事實哉夫盟會同物而春秋獨不記離會又何為哉春秋雖內其國而公與諸侯固等列也記內離會可不謂之離會乎而以為離不言會失其類矣其惑在於百二十國寶書也

仍叔之子來聘公羊以謂父老子代從政若是則世卿也何不曰仍氏之子乎何休以謂不稱氏者起其父在

夫春秋所以貶貶其世卿也今縱失世卿之罪而録其父在而已無乃失輕重乎且武氏不言之子今此言之子亦可以見父在矣而不曰仍氏知非父老子代者也且文稱仍叔之子不足以效其父老子代義故難信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公羊何休以謂實三國之君稱人從不疑非也若實國君則天子非微弱今以不能從諸侯而獨得其人所以見微弱也且若實國君從天子者春秋方書之以見褒何謂乃損其名哉

大雩公羊以謂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非也凡雩者為請雨也若書雩以見旱是謂雩者必不得雨也若雩必不得雨則雩可以見旱矣若雩可得雨而以雩見旱豈雩之情乎又且旱而雩雩而得雨春秋將何以書之若書旱則實得雨若書雩又不足以效其得雨而方解以見旱若都勿書則廢其應變之精誠未知公羊何以解耶

州公如曹何休曰稱公者申其尊非也時王襃之則進

爵（邾子是）春秋王魯襃之則進爵（滕侯是）有所責惡而見其尊亦進爵（州公是）春秋所嘉而賢者亦進爵（高子是）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操賞罰四人焉是何營營乎且謂州公寔來亦足矣又何申之

六年寔來公羊以謂慢之也非也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人雖無禮我可不為禮乎何故慢之何休云州公過魯都而不朝是慢之亦非也諸侯相過安得必行朝禮假令過十國亦當處處朝乎蓋假涂則有之矣主為

客禮則有之矣何必盡行朝禮乎先王之制諸侯相朝考禮正刑一德必就有道之國今桓公無道而人不朝乃其宜也不敢棄先王也春秋方宜為魯內諱何暇責人乎且若休所云者入都必朝則是不擇有道而苟以行過為禮也春秋何以刺郲人年人哉

大閱公羊以謂以罕書也何休曰三年簡車謂之大閱刺桓公忘武備也不知所謂罕者謂自入春秋令始一閱邪謂桓公過其三年之期令始一閱也若自入春秋

令始一閱則非獨桓公忘武備隱亦忘也如此審為桓公過其三年之期而始一閱故得以罕書也然必閱而後書之假令桓公終身不閱春秋遂不得書則是與隱公無以辨也又非必桓公終身不閱春秋不得書為可疑也假令桓公初歲一閱終歲又一閱春秋書之公羊必以謂書罕也則未知中間罕乎亦不罕乎若謂罕則中間無文以見若謂不罕則中間實未嘗閱此文之不通難以强合者也又何休所説簡車徒有比年三年五

年之目在桓公之書獨闕以罕書是明比年五年俱不罕也桓公又非終不閲者也今已閲之矣直失其時耳如比之於武備何謂忽忘乎

蔡人殺陳佗公羊以謂外淫乎蔡蔡人殺之非也蔡人者討賊之辭也佗本簒故以討賊之辭言之猶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楚人殺陳夏徵舒等也佗雖自君内不為國人所附外不為天子所命是以異於商人而不得以逾年例言也公羊子失其事實聊為設罪端耳

子同生公羊云喜有正也非也國之嫡嗣莫重焉史無得不書以為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乎何休又曰不稱世子者明欲以正見無正亦非也諸侯之嫡雖當世爵然必誓於天子而後稱世子今此未誓故不稱世子耳以正見不正不亦鄙乎

七年焚咸丘公羊以謂咸丘者邾婁之邑其君在焉故不繫國焚之者樵之也非也按公羊凡春秋所書內取邑苟不繫國悉歸之邾婁今此亦其比也又案邾人執

鄟子用之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諸若此類不仁之甚者春秋明書之不使文亂實若誠火攻人君應書曰伐咸丘焚之與伐戴之文相符矣今但曰焚咸丘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又公羊解取根牟曰諱亟也然則彼為亟故不繫國此為君存亦不繫亟於取邑小惡之小也焚人之君大惡之大也文不足以相起而實相亂未可謂善為春秋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公羊以謂名者失地之君

也非也若實失地何故稱朝且朝者施於有國有家者
春秋不以禮假人如之何以奔為朝也又諸侯失地者
不必名温子弦子譚子是也何休之説以謂名者見不
世也若如此彼三子者亦嘗世乎
八年己卯烝公羊以謂譏亟也非也春秋欲見五月再
烝故於此不得不書也烝猶將書壬午猶繹者不得不
先書有事於太廟也此其實矣又何亟乎何休云屬十
二月已烝者其意謂常事不書則此以非常書不知常

事有不得已而書者亦不害於非常書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云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非也祭公來曾魯非婚家也稱使何傷又不稱主人者豈確論乎吾既言之於紀履緰矣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何休曰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故曹伯卒葬詳録非也春秋豈爲說之不以道而說乎古之制禮者非取其過厚也爲之中節而已故過之不得不貶不及之不得不譏

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公羊以謂公不見要也何休云時實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非也公會衛侯于桃丘者即公本約衛侯為會于桃丘也弗遇者公後其期衛侯已去不相遇逢也公羊本解遇為一君出一君要之故謂此為公要衛侯推其文而不可為說何者公羊既云會者期辭矣又云一君要之若實期辭非要之也若實要之非期辭也二者不可並而離析乖逆非經意也要曰遇者相遇云爾何用紛紛乎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以謂稱來戰者近乎圍也非也近乎圍豈實圍哉聖人豈採其近乎圍之意而書之哉且春秋惡戰耳不分別遠近遠近何當於義乎又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亦非也內不言敗爾言戰何傷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公羊以謂知權非也若祭仲知權者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廼可矣且祭仲謂宋誠能以力殺鄭忽而滅鄭國乎則必

不待執祭仲而刼之矣如力不能而夸為大言何故聽之且祭仲死焉足矣又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以為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為此者乎古之人既有知之者矣突歸于鄭公羊曰突何以名問之非也突之名猶小白許叔矣何故問乎當曰突何以不繫國則曰挈乎祭仲可矣又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乎

鄭忽出奔衛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非也改周之文從殷之質非聖人之意吾既言之矣且在喪稱子者嗣也公侯伯子男者爵也文同而義異聖人豈以為嫌而避之且避成君而稱名無義之甚以謂辭無所貶則孰與直稱子哉

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公羊曰柔者何吾大夫未命者非也再命耳

十二年陳侯躍卒何休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

嫌貶在名例不當絶故復去躍葬不亦甚乎其說之巧也凡公羊以謂葬者據百二十國寶書也其法應書則得書不應書則不得書然則宜書曰某國葬某公猶曰宋葬繆公然公令春秋所書皆曰葬某國公者是由内録也由内録者善惡何別焉而以謂有得書有不得書甚無謂也唯弑君滅國不書葬耳蓋以謂無臣子也凡何休所說諸葬不葬義類不可信皆若此

丙戌衛侯晉卒何休云云者非也直使有謬誤者仲尼

因史作經知日月不可為例故悉置不革可以示必信耳非他也

丁未戰于宋公羊云内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非也若偏戰而内勝何得不言戰若曰内不言敗言戰則敗矣可也

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公羊云何以不地近也然則近故不地則郎之來戰非為近也明矣而方解之曰郎

猶可以不地不亦誣乎又曰其言戰從外也非也戰者聖王所有假令春秋實王魯猶不為諱戰戰而勝何故諱乎其意以為敗則言戰言戰則敗也今實不敗不可言戰故云從外矣不知凡書戰而不言敗績者乃諱敗耳書戰而言敗績者敗者他國也必言戰而後見其敗何得不言譬如傳曰全曰牲傷曰牛而經曰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然則改卜之牛未有傷也何不曰改卜牲乎蓋以謂稱牛不疑于傷也今書戰亦不疑于敗故

牛實不傷而謂之牛有不疑也戰實不敗而謂之戰亦有不疑也又何以為從外乎

十四年御廩災何休云火自出燒之曰災按公羊例大曰災小曰火大者朝廷也小者宮寢也即有火自出而燒宮寢與非自出之火燒朝廷欲如何書之

乙亥嘗公羊以謂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非也天災可畏而不可知為國家者見災而懼則足矣何廢宗廟之祭乎以謂當順天意是推難測之神道而曠明白之

人事也若天道可畏則莫若恭敬禮事以謝之矣昔堯之時大水九年湯之時大旱七年若必廢祭以自責者吾見荆棘生於宗廟矣

春秋權衡卷九